

雲煙都偽

张 钧 / 著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伪都烟云

张 钧 著

上 册

吉林人民出版社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张钧 祖籍山东,生于长春。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散文、小说散见于报刊,至今已出版以小说、传记文学为主的文学作品五百余万字。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家大辞典》收入了本人的小传。主要作品:

小说 《灯节》、《伪都烟云》、《小镇名流》、《心灵的撞击》

传记文学 《满族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全传》、《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全传》、《野百合下的冤魂——王实味》、《二战赌徒——山本五十六》

专著 《性格与命运》、《韩女魅力素养》(合作)、《黑水先民传标注》、《顾太清诗词标注》

古籍整理 《经史百家杂钞校点》、《八仙传奇校点》

目 录

篇 首	(1)
第一章 1932 年	(6)
(大同元年)	
粉墨登场	(6)
寝宫传奇	(17)
强令迁居	(27)
张家小铺	(40)
大和特区	(55)
国势调查	(65)
第二章 1933 年	(77)
(大同二年)	
长庚夫妇	(77)
提心吊胆	(89)
阎王哨卡	(99)
肆掠耕地	(109)
街头调包	(119)
红颜诱饵	(128)
喜事招祸	(138)
第三章 1934 年	(148)
(康德元年)	
纱灯高悬	(148)
逼献龙舞	(157)
登极之前	(167)
登极大典	(177)
设局招赌	(187)
暗送秋波	(196)

奴化教育	(205)
第四章 1935 年	(215)
(康德二年)	
竺家遭遇	(215)
山青落户	(226)
关帝庙会	(235)
囚笼皇后	(246)
首访日本	(259)
地火熊熊	(268)
逛吉野町	(279)
第五章 1936 年	(290)
(康德三年)	
虎视眈眈	(290)
杀鸡吓猴	(300)
老蚌生珠	(309)
迷路羔羊	(320)
圈楼落成	(332)
脚印捉奸	(345)
第六章 1937 年	(355)
(康德四年)	
移花接木	(355)
异邦友人	(365)
一见倾心	(376)
护军事件	(387)
志同道合	(396)
夜半歌声	(409)
祸不单行	(419)
第七章 1938 年	(430)
(康德五年)	
举人献字	(430)
清苦之年	(440)

误入歧途	(452)
庙会姻缘	(464)
愈陷愈深	(476)
怒怨高桥	(489)
第八章 1939 年	(501)
(康德六年)	
怒砸青楼	(501)
朝夕相处	(513)
栽赃陷害	(525)
人头宴会	(537)
杀人魔窟	(544)
明星未陨	(554)
卧薪尝胆	(568)
第九章 1940 年	(579)
(康德七年)	
天作之合	(579)
传讯老丁	(590)
东洋祖宗	(603)
矫正浮浪	(612)
衅起萧墙	(623)
翁賸红姐	(633)
第十章 1941 年	(647)
(康德八年)	
闲龙之苦	(647)
心有灵犀	(657)
不拔之志	(671)
活体实验	(683)
伪都监狱	(696)
永昌当铺	(708)
拯厄扶危	(721)
第十一章 1942 年	(733)

(康德九年)	
沧海横流	(733)
卧云烟馆	(745)
吉凶难卜	(755)
香消玉殒	(766)
身陷囹圄	(776)
宁为玉碎	(787)
第十二章 1943 年	(800)
(康德十年)	
每况愈下	(800)
活剥人皮	(811)
红颜薄命	(824)
任重道远	(838)
厄运及身	(851)
群威群胆	(863)
第十三章 1944 年	(876)
(康德十一年)	
矿山风云	(876)
悲壮遗书	(888)
横遭查封	(901)
逼上梁山	(912)
山雨欲来	(924)
陷于绝境	(936)
第十四章 1945 年	(948)
(康德十二年)	
霍乱肆虐	(948)
销毁罪证	(958)
终成眷属	(969)
翻天覆地	(981)
曙光普照	(992)
后记	(1005)

篇 首

“新京”的天，常常阴得像黑锅底似的。西风陡起，风势愈来愈猛，驱赶着厚厚的云层缓缓地往东移动。十多只黑黝黝的小燕儿活跃地扇动着双翅儿，在“新京”上空、云层下面轻捷地盘旋着，“呢喃、呢喃”地鸣叫着。乌云渐渐地扒开了好多缝隙，扒得断断续续的。阳光从一道道云隙中射向城区。燕群闪着紫光儿从空中迅疾地趱下来，雪白的肚皮儿擦着伊通河的水面，一道闪儿似的扶摇直上又钻入天空。小燕儿的光临，或许会给陷于水深火热的“新京”市民带来一点儿好兆头！人们的心似乎也开了缝儿，阳光好像也从那缝隙中照进了人的心田。久闷于暗无天日世界里的人，对阳光是多么需要，多么渴望啊！

说来也怪，这几天怎么没见着铁道南、大和特区的高桥指导官出来呢？往常，每天早晨他一准儿都出来，脖梗儿把脸仰得半朝天，胸脯挺得高高的，腰板儿拔得绷直儿，牵着他那条大狼狗“悍鹫”在岭东路上遛，抖着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威风，令人望而却步。往往遇见中国人，嘴里总要以半日本半协和话挑战地嘟噜两句：“支那人，伊奴（狗）的一个样……”不会日本话的人，充耳不闻，便过去了；能听懂这种混帐话的中国人，脸上就抑制不住地顿显愠色，甚至怒目而视。高桥便当即唆使他的狼狗朝对方扑去，不把人咬伤，衣服撕扯个稀巴烂不肯罢休……连日来，见不到他影儿，却常常听着他的狼狗狺狺地叫，有时那叫声简直像丧家的犬绝望地哀嚎，嚎得让人发痒。

昔日，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到处横着膀子逛的吕警尉最近也不露面儿了。听说，有人看见过他，已经脱去了那身黄狗皮，

换上长衫,装老百姓了。平日的威风一扫而光,垂着脑袋,像个霜打的茄子,焉巴多了,一见人就躲躲闪闪的,不敢正眼看。

还有那每日必不可少的,保、甲长挨门挨户把人都哄出去,操练防空演习,救护包扎……连日来怎么也没动静了呢?

所有这些反常的迹象都是怎么回事?市民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更不敢街谈巷议,可心里却都是不住地犯嘀咕。有那好事儿的、胆儿大的、天不怕地不怕的便跟街坊邻居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胡猜……

听说这两天,美国“B29型”飞机接二连三地在“新京”的上空盘旋,又听说,美国飞机往日本广岛、长崎投了原子弹。这使日本举国震惊!接着,苏联飞机就在康德皇上住的宫殿附近扔了两颗炸弹,连最厉害的日本关东军都没敢吭声。

在日本本土的天皇裕仁可是坐不住金銮殿啦,吓得他急忙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系军官和开拓团的侨民知道他们在“新京”的统治如兔子尾巴长不了,又像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跶头啦。前几天,南“新京”那一排排崭新的小洋楼门前,日本官吏和家属们把不能带走的书籍、文卷、胶卷儿、唱片……都点火烧了。房门敞开着,男男女女垂头丧气,随着一串串儿趿拉踢拉的急促的趿拉板儿声,像黄鼠狼搬家似的把不能带走的和服、漆盒、礼帽、文明棍儿……一古脑地扔到火堆里,火焰一起,眨眼工夫都变成灰烬。

有的一大早儿,有的摸着黑,便提着皮箱,背上包袱,带上妻子和儿女惶惶地逃出他们那漂亮、安乐、温馨的洋楼奔火车站去。一路上,贼眉鼠眼、躲躲藏藏,惟恐遭遇不测。

站前广场如集市一般,人山人海,等候火车,逃回本国。可是车少人多,每逢列车一到站未及停稳,车门就被砸开蜂拥而上。谁也顾不上尊老爱幼,谁也顾不上“大和民族”的优越、文明与尊严。此时,人人都持着一个共同的心理:只要登上火车就有望逃出“新京”,就有一线活命的希望,都疯狂地往车上拥,拼

命地往车上挤。有些人挤不到车门跟前,甚至砸开车窗,往车厢里塞孩子,捆老婆,自己再撅着腓恨不得脑袋削个尖儿往车里爬,长长的列车两侧,人头攒动,嘈杂鼎沸,号哭连天……

火车徐徐地开动了。挤上了车的人似乎是幸运儿,可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里都塞满了人,一点缝隙都没有,呼吸非常困难,几乎把人压成肉饼,上了车也生死难卜。

没挤上车的人更是担心自己的性命难保。可还是希望能盼到下趟列车逃命。铁路两侧、站前广场到处都是席地而坐,倚墙打盹儿,横躺竖卧等待逃离“新京”的日本难民和刚从火线撤下来的日本关东军的伤兵……

日本关东军的下层官兵似乎也知道他们横行于“新京”的气数已尽,有些散兵跑出来到处乱窜,丧心病狂地搞破坏。坐落在城区或郊区的大楼、兵工厂、化学厂、被服厂、制药厂、造纸厂……不是被炸毁就是遭焚烧。大火冲天,有的连烧几昼夜。整个“新京”的上空被滚滚浓烟弥漫大半个天,无论城区的大街小巷还是城郊的田野、路旁,随处可见枪支、弹药、钢盔、军刀、弹片……还有些令人恐惧、作呕的横躺竖卧、姿态各异的尸体,经过风吹、雨打、日晒,无数具尸首都腐烂得不堪入目;有的尸体眼眶、嘴边、腋窝、裆下生了蛆,下了蚱,白花花、鼓鼓涌涌的;成群的绿豆蝇在腐烂的尸体上欢快地爬来爬去,尽兴地享受着腥臭的脓血,吮得肚子鼓溜溜的,才肯离开,嗡嗡地飞舞,消化胃里的美食;有的尸体脐腹被太阳晒得像气吹的一般,鼓胀得仿佛扣着一口大锅,肚皮撑得紫青,薄如蝉翼,弹指可破。每具尸体都散发出令人反胃的腐臭气,混着浓烟、火药的气味,熏得人若不紧紧捂着鼻孔就会窒息。

当时,“新京”的中国老百姓纷纷站出来,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左臂上扎着白毛巾,手持镐把、木棍等家伙,自发地组成保卫国家财产的自卫队。就是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硬是把日本关东军撤退前的垂死挣扎制止住,使国家的财产少遭损失。

愤怒的中国老百姓捣毁了供奉着康德皇上溥仪曾亲自赴日本请回来的洋祖宗的神社；拆掉了朝向日本的日本忠灵塔……

儿玉公园正门内那个骑着战马的儿玉的大理石塑像，被一群中国老百姓用擀面杖一般粗的缆绳套在儿玉塑像的脖颈上，齐心协力喊着号子硬是给掀翻了。

1938年，日本关东军为了纪念一个在日俄战争时曾任过日军总参谋长，又曾当过“满铁”创设委员会长的儿玉原太郎，便把本来属于长春人民自己的西公园强行改称“儿玉公园”。从此，这座美丽的西公园蒙受耻辱，横遭不幸，被日本人霸占了。昔日，每天早晨到这里吸着新鲜空气，散步、锻炼的周边的居民被拒之门外。七八年来，中国人每路过这座公园，看到正门内那个儿玉骑着战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塑像，心里就禁不住涌起一股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

而今，中国老百姓把它推翻了。可巧，就在日本关东军狼狈地撤离城区时，一个掉队的全副武装的小军官路过这座公园时，看见了他们的儿玉和战马塑像，被掀翻在地上，摔断了好几截儿，横七竖八地散落着，不由得怒火中烧，“哇啦、哇啦”地怪叫着跑到跟前，气急败坏地抽出军刀双手举起来，摆出要行凶的架势，可他此时面对的却是正在扬眉吐气、怒目而视，手持棍棒的中国人；也许此刻他想到自己是个战败可悲的降将，于是脑门儿上的汗珠淋漓，举刀的胳膊直颤，两手发抖，战刀呛唧唧落到地上。然而，“大和民族的优越”、“自尊心”、“武士道精神”却又驱使他不甘心在中国人面前如此沉默、服输、丢人现世，便歇斯底里地又把军刀捡起来，硬撑着，把他那两条狗钻裆的小短腿儿叉开，作个骑马蹲裆势，朝着自己那肥得像蝈蝈似的大肚子猛劲一刺。血，顺着军刀的血线缓缓地流出来了，白眼翻翻着，嘴里泛出白沫子，可他还愣充硬汉不肯倒下，直到两条小腿儿哆哆嗦嗦地支撑不住了，叭叽一声摔到地上。大概他自认为此举便算是圆满地、充分地体现了一向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倡导的、鼓吹

的、宣扬的,在他们军界最时髦的那个什么“精神”,算是对他们的天皇尽了忠,也算是“完美”的日本军人了。

旗杆上,“满洲国”的五色“国旗”、日本的膏药旗,顺着被砍断的旗绳,自惭形秽地飘落下来,一些机关楼、院落残遗的五色旗、膏药旗也都被扯下来,撕得七零八落的;墙上粉刷、张贴的“王道乐土”、“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标语,也都被孩子们玩儿似的拿砖头瓦块砸个稀巴烂。

区公署、警察署、协和会、道德会门口挂的又厚又大的木牌子,昔日都视为“佛爷眼珠儿”,动弹不得。如今却被老百姓砸下来,摔在地上,一双双大泥脚无所顾忌地踏来踏去。

……

天空渐渐地蓝了。太阳露出圆圆的炫红的脸,阳光普照着“新京”城。十多年来,这座城里的人精神从未这么振奋过,从未这么扬眉吐气过。

被日本人改称“新京特别市”的长春城总算重见天日了!它蒙受了十四年的耻辱,遭受十四年的灾难,今天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长春市民的身边。在漫长的十四年里,长春的父老兄弟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艰难地熬着非生非死的亡国奴的日子!但,在这十四年里,这座城里的人始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没有一天停止过抗日,没有一天不同日寇作殊死斗争;在这十四年里,日本侵略者被中国人以智、勇打得心惊肉跳,从无宁日……

第一章 1932 年

(大同元年)

粉墨登场

日本关东军的主要头目既做了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急于把中国东北变成法西斯殖民地，又怕遭到世界舆论谴责，便千方百计替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一而再地洗清身：“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这根钓鱼竿儿一摇晃，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汉奸就纷纷争先恐后地咬钩。在日本主子的操纵下，这帮大大小小的汉奸卖力地“忙碌”起来：一面成立以张景惠为首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并发表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一面连续召开“建国会议”，讨论“国名”、“国旗”、“国都”、“元首”等问题，但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帝制”，有的坚持“共和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这些“可怜”的汉奸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被主子当作木偶尽情地耍着，纵有千条妙计，任凭聒噪，主子却有一定之规。早在年初，板垣就从东京带回已经拟定建立“满洲国”的方案。

至于究竟让谁当这个“国家”的头面人物？关东军的主要头目经过一阵踌躇之后，便产生了他们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本来，在东北能忠诚日本人，任主子随意摆弄，得心应手的汉奸大有人在，但怎奈这些家伙先天不足，都缺乏溥仪所具备的条件：

同南京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瓜葛；他是清朝废帝，而东北是其祖宗发祥地，由他统治满洲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这张王牌好像还能迷惑满洲人；当然必须是对日本关东军百依百顺的傀儡。

果不虚传，日本人实在是鬼道。清废帝溥仪念念不忘复辟祖业并认为要复辟惟一可以借助的外力就是日本人的想法，早为日本陆军军部工于心计的头面人物所掌握。看来早就在溥仪头上打了主意，在他被冯玉祥国民军撵出紫禁城以后，就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地把他从北京醇亲王府拉到天津日租界放在眼皮底下养起来，以备将来派上用场。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陆军和关东军就着手把自己的意图多方面，多角度地向溥仪渗透。河本大作同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石原勾搭之后，曾专程去天津日租界宫岛街静园与溥仪的近臣郑孝胥、罗振玉露出口风：“满洲将要有大举动，溥仪出山的机会要来了。”并故弄玄虚地让这两个汉奸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现在要绝对保密，连宣统皇帝也不要告诉，只是两位记在心里，等待时机”。这两个朝夕渴望复辟的老朽激动得泪水纵横，手舞足蹈地感谢河本带给他们的信息。

几个月过后，吉岗安直又委托在日本东京“陆士”就学回家休假的溥杰给皇兄溥仪捎信儿说：“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半月后，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也到静园拜访溥仪，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谈过一阵满洲的形势之后，水野把特意从日本带来的扇子赠送溥仪，展开扇面一看，那上边题着“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经溥杰一解释才知道原来是个典故，说的是日本南北朝内战时，后醍醐天皇不甘忍受镰仓幕府的控制，当他发动倒幕政变失败，被幕府逮捕流放到隐岐，在他处于逆境时，有位替他不平的武士把这两句诗刻在他住处的樱花树干上，忠告他不该灰心，要铭记此言。后来，这位日本的“勾践”终于在众多“范蠡”的鼎力相助下，推翻了镰仓幕府，重返京都。这位

清朝废帝清楚地意识到日本人暗示：将支持自己“重登大宝”。

而溥仪被驱逐出宫时，虽然自称今后“用平民身份”，可他却一直龙心未泯，睡在梦里都惦着重登“九五”。一天夜间在月光下，溥仪带着侍从骑自行车在长安街兜风，到紫禁城时候地下来，推车心事重重地顺着皇城根儿转了一会儿站住，望着角楼半晌半晌地发呆，突然歇斯底里似的对着角楼发誓：“将来我必以一个胜利君王的姿态重新回到这里！”

冷静后的溥仪似乎悟出一点儿道理来：如果自己手里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祖宗的江山绝不会丢。那么将来要实现复辟也必须靠军队。但如今自己已是废帝又寄人篱下，要建军谈何容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呆在静园里的溥仪内心之苦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他创造一个“纸上谈兵”办法，在一张大白纸上布阵，煞有介事地调动敌对双方司令官或攻或守，或偷袭或短兵相接，战术瞬息万变，战局大起大落，至于谁胜谁负当然由溥仪决定。侍立他身边的随从不免偷偷地笑，可溥仪却在纸上把两军对垒用兵的每一步都做得那么认真，哪怕是某些细微处也一丝不苟。布过阵的图纸是绝不能信手扔掉的，说不上什么时候想起来还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仔细地斟酌再修改，像这样的“纸上谈兵”图有好多张都由侍从保存。

溥仪虽然身居静园，可他的心却从来没平静过，无时无刻不在窥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前后，他本能地意识到复辟的机会临近了，先后派人在天津市内，到东北甚至去日本打探消息，伺机一逞。去东北的两人，一个专程探明关东军的真实意向和对逊帝的态度；另一个佟济煦是搜寻清朝的旧臣以联络感情，纠集复辟势力。他返津向溥仪禀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说着，又奴颜媚骨地往前跪行一步，满脸淌泪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掏出用手帕包的一抔土双手过顶捧着呈献给溥仪，说：“这是奴才从关东特为主子带来的宝土，皇上得到这土，预

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

“堪为壮士之举！”溥仪褒奖佟济煦一句，接过那包土，百感交集地打开一看：黑油油潮乎乎的，不由地用鼻子闻闻，觉得确实有一股袭人肺腑的祖居龙兴圣地的香气，便思绪万千地摆弄着，爱不释手地先把那抔土团成团儿，不知什么时候又捏作方块儿，而后换一方明黄的绢帕小心翼翼地包好递给侍从珍藏起来。

日本关东军的头目要为他们亲手炮制的“满洲国”选一个忠实听使唤的傀儡；溥仪做了八九年复辟梦，一心一意要重登大宝，二者一拍即合。看来，“满洲国”的头把交椅非他莫属，溥仪差不多是坐定了。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周的一天下午，溥仪正聚精会神在一张桌铺的纸上布兵交战，突然接到日本驻天津屯军司令香椎浩平的邀请口信，便匆匆忙忙来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一进客厅，意外地看见一位西服革履的陌生人彬彬有礼地给他鞠躬，香椎上前介绍，他叫上角利一，是关东军参谋板垣特地派来与溥仪商谈去东北的事；同时还接到熙洽的一封信：“……期待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皇上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来主持大计”云云。这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和熙洽的信使溥仪不禁大有喜事临头之感，但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又觉得事情蹊跷，不免顿生疑窦：这么凑巧？人与信一起来，内容又一样会不会有诈……一时思绪纷乱，犹豫不决，不知该怎么答复为好，呆了半天，溥仪才同上角利一告辞说：“请转告板垣大佐，容我回去考虑一下再说。”“考虑”不过是个托词，其实，此时的溥仪打算在静园进一步坐观时局的动向，以待有利的时机。

上角利一没把事情办出结果来，紧接着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悄悄地来到天津与溥仪秘密会晤。溥仪似乎预感到日本人又有什么喜事儿送上门，有点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恭候土肥原到来。

一个矮墩墩，穿着整洁的日本人出现在静园的客厅，一见溥